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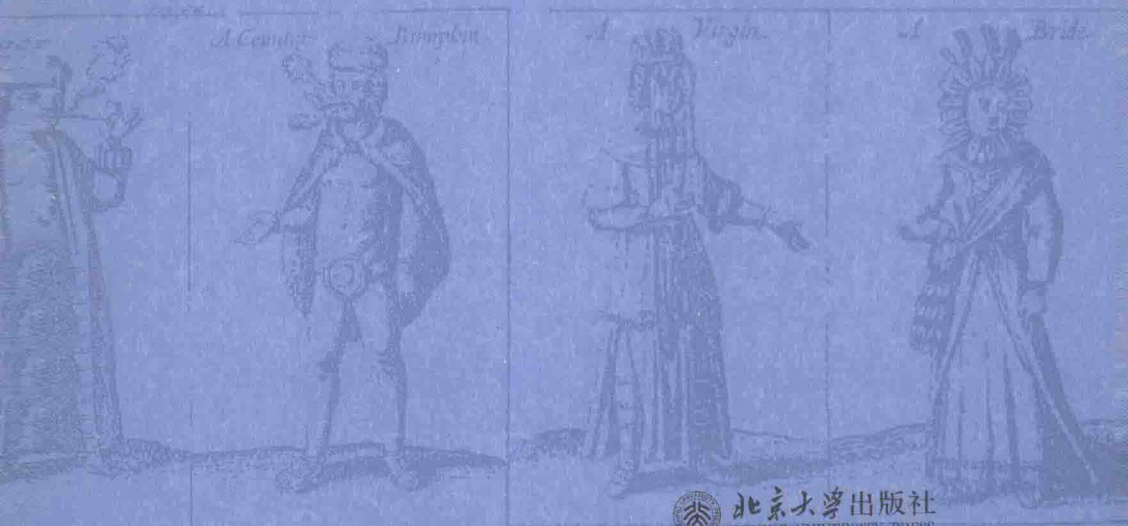
伊卡洛斯之翼

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



*Studies on the Literary
Forgeries in 18th
Century Britain*

徐晓东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伊卡洛斯之翼

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

徐晓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卡洛斯之翼: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徐晓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3485-3

I. ①伊… II. ①徐…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史—18 世纪
IV. ①I56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3058 号



书名: 伊卡洛斯之翼——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

著者姓名: 徐晓东 著

责任编辑: 张一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485-3/I • 26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6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
资助项目(10HQWW08)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成果(10YJA752035)

本书出版承蒙浙江大学董氏
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

序一

刘意青

徐晓东博士的专著《伊卡洛斯之翼：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出版之际，我由衷地高兴并欣然为之作序。我之所以高兴有两个原因。首先，这部专著很有特点，它既有翔实的史料和背景研究，又有独到见解；既有文学评论和文本解读，又有文化、比较文化和考据研究，而且做到了文学批评和研究不空谈理论，而是力求对当前社会认知做出贡献。其次，这部专著的出版也给为自己学术理想奋斗了十多年，经历了各种坎坷仍锲而不舍的作者的成长过程画了个阶段性的句号。此过程有艰难、辛酸，更有成功的鼓舞和启迪。因此当这部专著终于出版时，所有了解晓东奋斗过程的人都会感到欣慰，并衷心祝贺他的成功。

我认识徐晓东是在他报考北大英语系博士通过了笔试后的面试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较大，但对自己来读博士的目的和研究内容十分明确。这在许多硕士毕业后考博的年轻人里并不多见，不少人报考博士是为了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希望拿个博士学位将来出路会好。至于要研究哪位作家，研究什么文学作品或范围，很多学生进校时并没有任何考虑。晓东不一样，在面试中他充满热情地讲他要研读的项目是18世纪的伪作以及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议题的种种考虑。不仅如此，他已经在这个议题上做了初步探讨，花了许多功夫，还买了很多资料和书籍。也就是说，不论北大收不收他，他都要研究这个题目。他这种比较成熟的学习态度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晓东来自浙江大学，硕士期间师从了知名教授朱炯强。进入北大后，他被分派给我指导，因为他原来要报考的沈弘教授刚刚调离北大，去了浙江大学。我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但重点不在诗歌，而且也没

有涉猎 18 世纪后期的伪作问题。但是我接受了晓东,从此开始了我们约 5 年的师生情谊。这一过程应该说对他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他融入北大英语系的过程中出现了较艰难的磨合。我认为主要难处来自他做论文的方法更接近中文系或比较文学方向的外国文学研究,比北大英语系传统强调文本的做法要宽泛,考据成分也比较多。然而,随着论文的一些章节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认识到晓东研究的价值,不断予以转载。这种社会的认可不能说不是对作者的巨大支持和鼓励。就这样,徐晓东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他的论文就是现在这部专著的前身。

伪作问题在目前西方研究中也非热门,在中国晓东则可以说是对此研究的第一人,可能目前只此一家。在他投稿过程中,甚至有编辑分不清什么是伪作什么是剽窃,令人哭笑不得。晓东的专著花了不少篇幅阐释为什么 18 世纪的英国会成为伪作的摇篮,不但把它当做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来评介,而且从哲学、历史和文学创作理念上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我特别欣赏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建树:

(1) 古代伪作作者冒名是一种戏剧化人物手法,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程式性惯例,不存在真伪问题;

(2) 伪作之所以在英国 18 世纪成为类似剽窃的罪行,那是书籍市场出现后文学作品商品化,版权把文学和金钱连在一起之后的现象;

(3) 伪作并非剽窃,它只是模仿古代诗人作品的创作,假古人之名而已,并没有把他人作品据为己有的抄袭问题;

(4) 伪作在 18 世纪出现后引起的争论是作家(诗人)与批评家之间的美学分歧造成的。即:18 世纪科学发展后,科学思想渗透到部分作家当中。他们推翻了文学的超然性,将其置于了商品交易的现实之中,并不顾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去单纯以假名行为的所谓不道德来进行是非度量。

因此正如晓东指出的,十八世纪英国伪作不断被炮制出来,又不断被揭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演变过程中两种思想模式的冲突。“伪作”再不能像古代那样合法,相反要接受现代批评的挑战。但实际上,就在约翰逊等权威打压“伪作”不久之后,特别在 19 世纪浪漫

主义时期,这种打压的错误已经被不少文人学者推翻。他们为被迫害的“伪作”作者平反,指出这些假古代作品之名发表的诗歌的巨大美学价值,以及它们对浪漫主义兴起的推动和对浪漫主义作家的启迪的作用。华兹华斯和济慈对仿古诗作的诗人查特顿的肯定和敬意,以及亨利·瓦利斯的著名油画“查特顿之死”就是为所谓伪作作者平反昭雪的极好例子。而晓东则在这部专著的第一和第二章里相当详尽和有说服力地剖析了伪作现象的来由和伪作在西方文学和文化中的影响及地位,可以说是对打压作品假名的这个历史现象的一个有力的拨乱反正。

专著的三、四章分别以《台湾历史地理见闻》和麦克弗森的伪史诗《奥西恩诗集》两个案例来进一步分析伪作在政治和诗歌创作两方面的影响。《台湾历史地理见闻》的作者萨曼纳扎声称自己是台湾土著,年轻时被耶稣会士骗到欧洲。在这一章里,晓东考据了18世纪欧洲游记泛滥,读者追求神秘东方的这种社会历史背景,进而指出该见闻如何利用欧洲和英国读者的无知虚构了中国台湾属于日本的谎言,并用史实对其进行了批驳,证明台湾自古乃中国领土。这一章不但特别有趣,而且对萨曼纳扎伪造身份和他的见闻中漏洞百出的虚假描述的揭露也十分令人信服。该论述很有学术分量,对我国学界和普通读者了解欧洲殖民史及其根源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讨论麦克弗森的伪史诗《奥西恩诗集》是晓东最花力气的一章。在18世纪鉴定《奥西恩诗集》第一部《片段》为伪作的人是约翰逊博士,当时成为文坛一大事件,麦克弗森遭到很大打击。但至2009年西方学者的考据已证明麦克弗森冒充他发现的古诗集基本是他自己的原创。晓东全面考量和评介了这部诗集和历代诗人对它的称赞和兴趣,其中一例就是诗人格雷创作古老凯尔特诗歌《巴德》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如晓东指出:“格雷从而开始背离18世纪文学的理性法则,通过历史题材走入充满想象力和激情的浪漫主义殿堂。”在这一章里,我们还能读到麦克弗森深入苏格兰偏远地区采集盖尔语民谣和抄本的艰难过程,在此基础上继续创造了奥西恩系列第二部和第三部“伪作”《芬格尔》和《帖莫拉》以及对它们的评介。晓东把《奥西恩诗集》放

在历史背景中查看,并通过与史诗和小说的对比探讨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如何看待“托名”这一创作技巧等理论问题。我很同意他的结论:“十八世纪伪作是一种过程性文学形式,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历史的必然。”

但晓东并没有简单地满足于替受委屈的麦克弗森正名,他在第四章里用了三节篇幅来分析为什么当时英国文坛魁首约翰逊会那么尖锐地抵制伪作。专著在此追溯了约翰逊反伪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并做了纵横的引申和联系。他指出约翰逊博士等人属于求真务实的批评家,他们强调文学传统和书面作品的权威价值,反对浪漫性虚构和想象,归根结底是坚持要突出文学的“真实”和“真理性”。与他们相反的一派学者则更看重文学中体现的风格和修辞美,主张感情、想象力的合理性。专著指出,事实上约翰逊博士代表的十八世纪批评家受实用主义科学影响,希望建立一套如自然科学一样系统的文学规则。同时,约翰逊反对文学面临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企望通过批评让科学统治文坛。这样来剖析约翰逊和他的行为使这部专著避免了简单化地捍卫麦克弗森的立场,从而提供给读者一个十八世纪文坛各种思潮交汇和斗争的图像。

第四章的第七节详尽考证和讨论了华兹华斯对麦克弗森及其伪作《奥西恩诗集》的前后不同态度。记得在晓东博士论文终稿时,这一部分远没有目前专著这样完整和丰满。当时他引用了有限的几个华兹华斯诗文例子来证明华氏虽曾否定麦克弗森,但实际在诗歌中体现了受其影响。我批阅晓东论文时对这部分提出了意见,即例子显单薄,不大能令人信服。但在这部三年后出版的专著中,这部分内容以惊人的充实面貌让我叹服。特别是读到专著用华氏最终承认:“我自己受益于麦克弗森颇多,他让英国公众了解到奥西恩以及他本人那个时代的传统。我不会吝啬给他以赞誉,因为他保存了许多盖尔语诗歌的片断,假如没有他的关注,这些诗歌恐怕早已消失殆尽”的表态,来与他1815年声言“麦克弗森丝毫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文学”进行对照时,晓东关于华兹华斯先前言不由衷的立论已得到充分的阐述。这一章的容颜大变再次让我看到晓东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伪作这个议题

的身心投入。一般博士生在获得学位后都是匆忙出版论文，以求在工作单位尽早提职称。像徐晓东这样孜孜不倦地完善论文，不急于发表的真是为数不多。

在专著的出版给他这一课题的研究画了个阶段性句号的此刻，我不禁又想到他入学面试时的热情和执着。事实上，他弃商从文，硕士毕业后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地十多年致力这一个自己感到有兴趣和有意义的话题，不断研究和充实其论述，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这部专著内容很丰富，除了我上面蜻蜓点水式地提到的内容，读者还会读到有关《奥西恩诗集》抄本的研究，以及整个欧洲对仿古作品和假名诗歌的态度和反映，包括文坛巨人彭斯、司各特、歌德等。当然，言多必有失。在这么宽泛的讨论中可能也还有需要进一步核实和辨析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打磨了十多年并在我国研究领域开了先河的著作，我为它的出版送上最衷心的祝贺，并期盼晓东在今后的研究中迈出更大的步伐。

序二

沈 弘

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整个欧国文学史上都可谓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对于在大学本科期间学过“英国文学史”的英语专业研究生们来说,彭斯、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均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名。他们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残酷社会现实普遍表示不满,而对于传说中的中世纪文明,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怀有强烈的好感和思念。可是谁曾想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这种悠悠思古之情及其描绘大自然之美和回归自然的诗作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十八世纪在英国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某些诗歌伪作的启发或催化,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查特顿的《罗利诗篇》和麦克弗森的《奥西恩诗集》。

查特顿与麦克弗森这两位诗歌伪作的作者也具有一些共性:首先他俩在创作上述诗歌伪作时年纪都很轻;其次他俩都具有极高的才情和想象力。查特顿出生贫寒,并未在牛津或剑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他自杀辞世时仅 17 岁。然而后人为他所编纂的《查特顿作品集》却长达 1265 页,而且绝大部分作品都逼真地模仿了一位虚拟的古代诗人,用一般人难以辨伪的中古英语方言和古诗格律撰写而成。几乎所有当时和后世的评论者对于这位少年伪作诗人的艺术天分都唏嘘不已。麦克弗森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年轻诗人,在 24—26 岁之间便先后出版了《收集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诗残篇》(1860)、《芬格尔》(1862)和《帖莫拉》(1863)等伪托是译自于中世纪盖尔语手抄本的古代诗篇,并随即风靡英国文坛,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虽然这些作品最终被揭露是伪作,但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孕育和激发了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

主义诗人的创作灵感。

目前国内的学者了解十八世纪英国诗歌伪作的人并不是很多。在徐晓东发表其研究成果之前,这一领域的大陆研究成果几乎是零。所以《伊卡洛斯之翼》这部论著具有毋庸置疑的前瞻性和开拓性。作者在书中首先引经据典,力图为一些已经被揭露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伪作的文学性及其价值进行平反。他引用维柯的说法,即“诗人是占卜者或者神的代言人”,认为“代言人”就是伪作的根源。《神农本草经》的作者也是托古伪撰,但是这却丝毫不会影响它成为中医药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同时,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锡德尼在其名著《为诗一辩》中也早就论证过,由于文学的本质就是虚构,诗人并不像哲学家那样,宣称自己是在讲述真理,也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声称自己是在讲述事实,因此诗人从来就不会说谎。这正是诗人优越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地方。

在为上述文学伪作正名的基础之上,作者又进而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伪作出现的原因和具体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合理的评论,并在后记中以充分的理由说明了查特顿和麦克弗森这两人诗歌伪作的文学价值和它们在引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件事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跟徐晓东认识是在十年以前,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他即将完成在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硕士论文,为了想报考我的博士生而主动跟我联系,并提出想把十八世纪的英国诗歌伪作研究作为他未来博士论文的题目。正好我对这个题目也有兴趣。我记得当时他是以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来的。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英语系和中世纪研究中心访学,那儿正好是查特顿的故乡。为此我还特地去参观了查特顿父亲曾经担任司事和查特顿宣称在那儿钟楼上发现罗利诗篇手抄本的那个教堂,并将我跟查特顿雕像合影的照片传给了徐晓东。可惜的是,2005年我从北大英语系调到了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工作,未能完成指导徐晓东博士论文的任务。徐晓东继而转投到了专攻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刘意青教授门下,并在后者的精心指导下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

从北大英语系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徐晓东又来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做在职的博士后研究,成为了“沈弘工作室”的一名重要成员。他在这儿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他的博士论文,并陆续将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和在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

徐晓东之所以能够完成和出版《伊卡洛斯之翼》这部论著,除了在博士生期间有幸得到了刘意青教授的精心专业指导之外,至少还得益于其他两个原因。首先他很早就开始精心收集英语文学的外文专业书籍,为此他十分关注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和国外网购图书的行情。一旦遇上好书,无论是新旧,他都会不惜代价,倾囊而出。十年下来,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藏书家,家中有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等专业外文书的收藏质量和数量已经超过了浙江大学图书馆。这也从物质层面保证了他在论著中能够做到视野宽阔,材料翔实和论证全面。徐晓东之所以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决心。他关于十八世纪诗歌伪作研究的博士论文题目在北大英语系做开题报告时并不为人所看好,论文预答辩的时候还几乎被枪毙,但是徐晓东拥有足够的自信,并没有因此气馁或中途更换论文题目,而是默默地坚持和一遍遍地修改,堪称十年磨一剑。他的博士后成果最终被教育部立项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这是对他十年来不懈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回报。

徐晓东博士目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英语系访学,继续勤奋地耕耘在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领域之中。相信他此趟为期一年的出国访学一定收获甚丰,回国之后还将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活跃在国内外的英语文学研究论坛和西文专业书收藏等学术领域。

是为序。

目 录

序一	刘意青 1
序二	沈 弘 6
前言	1
第一章 英国文学伪作研究引论	16
1. 伪作曾经不是罪	24
2. 冒名是一种戏剧化人物手法	28
3. 伪作考证的积极意义	33
4. 伪作研究的理论和历史基础	36
5. 著作权本质上是收益权	45
第二章 书战背后	50
1. 科学与文学之争	53
2. 批评成为科学	66
3. 批评与文学创作之争	78
4. 独创性、仿作与伪作:从书战看十八世纪 文学批评的演进	84
第三章 萨曼纳扎的东方乌托邦	93
1. 虚构身份	97
2. 作者与真实	100
3. 空间虚构与科学辩正	106
4. 《见闻》的目的性	111
5. 伪作对名作的影响	117

第四章 伊卡洛斯之翼——麦克弗森的伪史诗	125
1. 《奥西恩诗集》的创作	126
2. 《奥西恩诗集》的历史背景	136
3. 真伪之争与约翰逊对“真”的追求	141
4. 真伪之争下的想象力美	149
5. 《奥西恩诗集》与抄本	153
6. 苏格兰的巴德—麦克弗森与彭斯	163
7. 华兹华斯的言不由衷	174
后记	191
主要参考书目	200
致谢	209

前言

无论在政治、文化、历史方面,伪作的影响力在英国不可小觑。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圣君的偶像》(*Eikon Basilike*, 1648)就曾引起过轩然大波。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走上断头台之前,该书的部分清样本已经在坊间流传开来。虽然《圣君的偶像》直到2月9日前后才正式在书店出售^①,但是仅仅这些清样本的传播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同情英王的势力,令克伦威尔政府在处决查理一世时,不得不在断头台四周用军队设立多重人墙,唯恐查理一世最后的遗言让围观人群听到。曾目睹行刑过程的一位旁观者说,在那一刻“我听到成千上万人发出一种嗟叹的哀鸣声,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希望以后再也不用听见了”。^②

这股强烈的社会同情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圣君的偶像》这本小册子。从文字表述上,这本册子的作者是英王查理一世,它以第一人称日记方式撰写;在形式上,类似于自我的心灵传记。《圣君的偶像》以朴实、直白的语言描述了查理一世在狱中最后岁月的反思和祈祷,提及了他与英国议会的分歧,并为自己在内战中的行为而辩护。由于语言质朴、情感动人,该书极具煽动性。同年6月,一本名为《鹈鹕之君》(*The Princely Pellican*)^③的书出版。该书的匿名作者宣称,自己服侍国王多年,有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查理一世撰写《圣君的偶

① See Philip A. Knachel, ed., *Eikon Basilike: The Po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xi.

② See Godfrey Davies,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arly Stuarts: 1603—16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p. 158.

③ 鹈鹕在基督教艺术中为仁善的象征。中世纪作家但丁在《神曲》之《天堂》25章113行中有“我们的鹈鹕”一说,估计起源于拉丁文《圣经》之《诗篇》101—107内容,其中102章第6节有“我如同旷野的鹈鹕”。传说鹈鹕以自己的血抚育、治疗幼鸟,与基督有类比关系。《鹈鹕之君》的书名有将查理一世描绘成殉教圣徒的隐含意义。

像》之用意,该书的作者确为英王查理一世本人无疑。

当时英国社会政治格局动荡,虽然英国议会于1649年5月31日宣布禁止销售和印刷《圣君的偶像》,然而该手册仅在当年就有35个英国国内版本和25个国外版本。^①这一版本数据足以说明该书影响力之巨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众对该手册内容的广泛认可。为了减少该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英国资产阶级议会首先邀请著名法学专家约翰·塞尔顿(John Selden, 1584—1654)法官出面撰文反驳《圣君的偶像》中的内容,遭到拒绝后转而邀请了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为此,弥尔顿撰写了《偶像破坏者》(*Eikonoklastes*, 1649)一文,逐章批驳了《圣君的偶像》中的思想内容。从《偶像破坏者》这一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弥尔顿对《圣君的偶像》的真实作者为查理一世这一论断持怀疑态度,例如他在文中直言道:“对于谁是这个自说自话的作者,不管他真是目前公认的、那位刚刚被绞死的国王,还是某个神秘枪手(对此尚有人坚持对其姓名保密)。总之,不管作者究竟何许人士,这都与公道无关。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公理而纯属推脱之词。”^②对这位后来创作英国文学史诗《失乐园》的文坛巨擘来说,作者是否查理一世本人并不重要,而他批驳的重点在于内容本身。从政治立场上看,弥尔顿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首先是人民的仆人,而国家的治理应该基于法律条文之上,而非个人意志;从文学传统出发,弥尔顿对隐藏在《圣君的偶像》背后的是捉刀者还是假托者并没有惊异万分,这也说明在文学传承上托名创作并不鲜见。

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论断,《圣君的偶像》的真实作者是查理一世本人,不仅弥尔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同样持怀疑态度。目前,学术界考证出《圣君的偶像》并非英王所作,现被列入伪作之列,其真实的作

^① Thomas N. Corns, *A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 309.

^② John Milton, *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72. 此处中文为笔者自译。此后出现的译文如不注明译者,均为笔者自译。

者为约翰·高登(John Gauden, 1605—1662)主教。^①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弥尔顿的作品具有无可辩驳的雄壮美,但在《圣君的偶像》这部充满感伤情绪的伪作面前却败下阵来。《偶像破坏者》只有两个英语版本和1个法语版本,根本无法与一年50多个版本的《圣君的偶像》匹敌。有学者认为,后者的文学性在于其语言简洁、直白,情感丰富,是十七世纪英国散文的典范。弥尔顿的《偶像破坏者》仅仅是头脑文学,《圣君的偶像》却“说到了读者的心坎里(It speaks straight to the heart),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之一”。^② 至少在英国弥尔顿时代之前,文学的经典性并不完全依靠权威,而是依照作品本身的内容,以及读者受众的接受程度。



《圣君的偶像》第一版卷首插图^③

① P. A. Knachel, *Eikon Basilike: The Po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xxviii.

② A. W. Ward and A. R. Wall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162.

③ 此为头版《圣君的偶像》卷首图,该插图由当时的艺术家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绘制。此后大约有47个版本的插图依照此图作为蓝本进行修改。在这幅具有强烈宗教寓言的插图中,查理一世被绘制成基督教殉道者的形象。查理一世跪着祈祷,手握荆棘的头冠,上刻拉丁文 *Gratia*(恩典),正下方的脚旁则是王冠,上刻拉丁文 *Vanitas*(虚幻);与之相对照,位于头顶前方有一顶巨大的天堂皇冠,显示出拉丁文 *Beatam & Aeternam*(神圣与永恒),上面还刻有 *GLORIA*(荣耀)。这幅卷首插图是《圣君的偶像》这部伪作家喻户晓的又一因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马歇尔早在1645年为弥尔顿的第一本《诗集》同样绘(转下页)